

民国世界文学经典译著·文献版(第二辑:耿济之译著)

长篇小说

# 少年(下册)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F. Dostoevsky) 著  
耿济之 译

上海三联书店

民国世界文学经典译著·文献版（第二辑：耿济之译著）

◆长篇小说◆

# 少年

（下册）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F.dostoevsky）著 耿济之译



上海三所书店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F. Dostoevsky) 著 耿濟之 譯

少年  
(下冊)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四月初版

# 第三卷

## 第一章

一

現在完全講別的事情。

我儘宣布：「講別的，講別的，」但是自己老是繼續一行行寫關於自己一個人的事情。我已經有一千遍宣告過，我並不打算描寫自己；而且我在起始寫的時候，就堅決地不打算；我十分明白，我對於讀者是毫無用處的。我描寫，而且想描寫的是別人，而非自己，假使我自己被捲了進去，那祇是悲慘的錯誤，因為這是怎麼也不能避免的，無論我怎樣希望。主要地，使我感到可惱的是我在如此熱切地描寫自己的奇遇的時候，我也就藉此給人們一個因由去想，我現在也還是和當時一樣的人。讀者會記得，我已經屢次呼喊：「假使能變更一切，完全重新起始纔好呢！」我不會這樣呼喊，假使現在我沒有根本的改變，且不完全成為另一个人。這是十分顯而易見的，要知道所有這些道歉和序言，我不能不時常插進我的記載的核心裏去的，是如何地使我厭煩呀！

現在言歸正傳。

我在九天的無知覺中蘇醒過來的時候，業已取得了復生，但並沒有使我改過；我的復生是愚蠢的，如果照廣義來講。假如在現在也就決不會如此的。理想，也就是情感，仍舊在於和他們完全離開（像以前許多次一樣的），但是一定要離開，且並不像以前那樣，把這題目給自己設定了一千遍，而總歸不能實行。我不想對任何人復仇，我可以發出這個誓言——雖然我受盡了大家的恥辱。我準備無嫌惡，且無詛咒地走開，但是我希望有自己的力量，真正的，離開世上任何人而獨立的力量；而我幾乎要和世上的一切和解！我將我當時的幻夢記載下來，並不作為一個意念卻作為一個當時的，無瑕可擊的感覺。我躺在牀上的時候，還不想使這感覺取得形式加以表現出來。我病中無力地躺在魏爾西洛夫的屋內——他們把這屋子騰給我——痛苦地感覺我處於怎樣的無力的低微的階段上面；橫倒在牀上的好像是一根草梗，不是人，那不僅爲了疾病——這真是使我感到惱恨！於是從我的本質的最深處，反抗用全力擡頭了，我爲了一種無邊的誇張的驕傲與挑戰的情感而透不出氣來。我甚至不記得我整個的一生中什麼時候會比我在恢復健康中的最初幾天更加充滿驕傲的感覺多些——這最初的幾天指的就是像一根草梗似的橫躺在牀上的時候。

但是我暫時沈默着，甚至決定一點也不加思索！我一直審看他們的臉，努力從那些臉上猜測我所需要的一切。顯然他們並不願意盤問，也不露出好奇的態度，祇和我談論完全不相干的事情。這使我喜歡，同時也使我惱怒；我不高興解釋這個矛盾。我看到麗薩比看到母親少，雖然她每天上我這裏來，甚至每天兩次。從她們談話的片斷裏，還從她們的神色上我斷定麗薩積下了許多麻煩的事情，她甚至時常爲了自己

的事情不在家；就在她會有一「自己事情」的一個意念中間就似乎包含着使我感到惱怒的一些什麼；但是這一切祇是病態的，純粹生理方面的感觸，不值得加以描寫的。達姬央納·伯夫洛夫納也幾乎每天上我這裏來，雖然並不對我怎樣溫和，但至少不像以前似的臭罵，這使我反而不痛快，因此我簡直對她表示我的意見：「達姬央納·伯夫洛夫納，您在不罵人的時候是極沈悶的。」——「那末我不上你這裏來了，」——她脫身就走。我很高興，總算把一個人趕走了。

我把母親折磨得最利害，時常惱她。我的食慾大增，做哪嚷地說，飯食來得太慢，（其實永遠不慢。）有一次她給我端了湯來，起始照平常的樣子，親自餵我，但是我一面喫，一面儘哪嚷。我忽然對我的哪嚷感覺可恨：「我也許祇愛她一人，卻還要折磨她。」但是忿恨壓抑不住，我忿恨得突然哭了，而可憐的她竟心想我是爲了和愛而哭的，便俯下身子，起始吻我。我勉強忍住，馬馬虎虎地忍過去了，在這一秒鐘內真是恨她。但是我永遠愛母親，那時候還愛，並不忿恨，而情形是永遠這樣的：越是愛那人，越要首先侮辱他。

我在這最初的幾天內祇恨醫生一人。這醫生年紀很輕，用傲慢的神色堅決而且無禮貌地說話。他好像有滿身的學問，昨天纔在忽然中悟得了一點特別的東西，其實昨天並沒有發生特別的事故；但是「中流」與「尋常」的人物永遠是如此的。我忍耐了許久，但終於忽然衝決了，當着家裏的人們對他宣布，他不必徒然地走上門來，我完全沒有他，也會痊愈，他雖具有現實派的形式，但全身充滿了一些偏見，不明白醫學還永遠沒有治愈過任何一個人；至於他本人大概毫無學問，「正和現在的那些技師和專家一般，——近來全露出那種不可一世的氣概。」醫生很生氣，（從這一端就可以證明他是何等樣的人，）但還

繼續來診治。我後來對魏爾西洛夫說，假使醫生不停止上門，我要對他說出十倍不愉快的話語。魏爾西洛夫祇說，比已經宣布出來的話說得不愉快到兩倍以上是不可能的，至於十倍更不用提了。我很高興他說了這句話。

這總算是人呢！我講的是魏爾西洛夫。他祇有他是一切的原因——結果如何呢？我當時單祇對他一人不懷恨。我以為我們當時就互相感覺到，我們有多多地互相解釋一下的必要……因此也就最好永遠不去解釋。最愉快的是在發生這類生活遭遇的時候遇到一個聰明的人！我已經在我的故事的第二部分中預先講過，他十分簡單而且明顯地向我轉達被捕的公爵如何寫信給我的事情，還關於柴爾切闊夫如何替我洗刷的話等等。因為我決定沈默，所以祇是乾脆地對他發出了兩三個極短的問題；他明顯而且確切地回答着，但完全沒有多餘的話，而且最妙的是沒有多餘的情感。多餘的情感是我當時最懼怕的。

我對於蘭白特沈默着，但是讀者自然猜得到我很想他。我有好幾次在謔語裏提到蘭白特；但是從謔語中醒轉來，仔細看了一下以後，我很快地悟到，關於蘭白特的事情還保持着祕密，他們一點也不知道，連魏爾西洛夫都在內。我當時很高興，我的恐怖消失了，但是我錯誤了，以後我纔知道，使我十分驚異：原來他在我病得昏沈的時候就已經來到了，但是魏爾西洛夫沒有對我說這件事情，因此我斷定我對於蘭白特已經沈入永恆的思念中去了。然而我時常想他，不但如此：想他的時候不但沒有厭惡，不但帶着好奇，甚且帶着同情，似乎預感到新穎的，閒暇的和在我心中產生出來的新的情感與計劃相適應着的一點什麼。一句話，我決定最先把蘭白特仔細考量一下，在我決定起始思索的時候。我要加敘一點奇怪的情形進去；我

完全忘記，他住在哪裏，當時在哪一條街上出的事情。屋子，阿爾芬西納，小狗，走廊，——我全都記起了；哪怕立刻畫出都行；但是這一切在哪裏發生的，那就是在哪條街上，哪個房屋裏，——我完全忘記了。最奇怪的是祇在我有了完全知覺的第三天或第四天上，在早就起始想起蘭白特的時候，纔記起了這一切。

我復活後的最初的感觸是這樣的。我祇記住了在浮面上的一切，而主要的大概不會記住。實際上，那主要的一切也許當時已經在我的心裏有所決定，且已形成了；總不見得單祇爲了沒有端給我雞湯喝而惱怒，而怨恨的呀。我記得我的心裏當時如何地憂鬱，在那些時候我有時是如何的煩惱着，尤其在我獨自留在屋內許久的時候。他們好像故意似的迅快地了解我和他們在一起會感到痛苦，他們的同情會使我惹惱，因此起始時常留我一個人，在屋內，猜測得那樣地過分的精細。

## 二

在我有了知覺後的第四天上，下午兩點多鐘，我躺在我的牀上，沒有人伴我。那天是晴朗的，我知道四點鐘，太陽將下山的時候，一條斜斜的，紅色的光芒會一直射進我的牆角落裏，用鮮豔的斑點照耀這個地方。我從以前的幾天內知道這個，關於在一小時後一定會發生這情形，而主要的是我已經預行知道，像一加一等於二似的一層，竟使我生氣得至於怨恨。我痙攣地把全身翻轉去，突然地，在深深的靜寂中，明晰地聽到一些話句：「主耶穌基督，我們的上帝，寬宥我們罷。」這話句是用半微語發出來的，隨來了一聲從整個胸內透出來的深深的歎息，隨後一切又完全靜下去了。我迅快地舉起頭來。

我在以前，那就是在昨天，甚至還在前天，就看出在樓下我們這三間屋內出了一些特別的情形。在隔着大廳的那個小屋內，以前母親和麗薩居住的地方，現在顯然住着另一個人。我已經不止一次聽到一些聲音，在白天，在夜裏，但祇是一刹那的功夫，極短的一刹那，立刻恢復了完全的靜寂，有幾小時之久，因此我也不加以注意了。在頭一天，我轉到了魏爾西洛夫在那裏的一個意念，雖然我從他們的談話中確切地知道魏爾西洛夫在我病中搬到另一個寓所裏去歇宿。關於母親和麗薩，我早就知道她們兩人（爲了我的安寧起見，我以爲）已經搬到樓上，我以前的「棺材」裏去了，有一次甚至自己尋思：「她們兩人怎麼住得下的？」而現在忽然發現在她們以前的屋內住着一個人，而這個人完全不是魏爾西洛夫。我帶着猜度不到自己身上會有的那份輕鬆，（我至今還想像，我是完全無力的，）從牀上把雙腳垂下，塞進睡鞋裏，披上灰色的羔皮的長袍，（放在我身旁，魏爾西洛夫贈送給我的，）便穿過客廳，上母親以前的寢室裏去了。我在那裏看到的一切，把我弄得完全糊塗了：我怎麼也料不到有這種情形，因此在門限上停了步，像生了根一般地呆住了。

那裏坐着一個白髮老翁，長着一堆又長又白的鬚鬚。顯然他早就坐在那裏。他沒有坐在牀上，卻坐在母親的長凳上面，不過背靠在牀上。他的身子挺得那樣直，他似乎完全不需要任何的支撐，雖然顯然生着病。他身上除去襯衫以外，還披着一件皮大氅，他的膝蓋上罩着母親的披肩，腳穿着睡鞋。他的身材猜想起來是巨大的，寬闊的肩膀，雖然有病，還露出活潑的神色，雖然臉色有點慘白，身體很瘦，他的臉兒是橢圓的，頭髮很濃，但不很長，好像有七十歲的樣子。他身旁的小几上，左手可以取到的地方，放着三四本書和一付

銀質眼鏡。我雖然沒有一點意念想到他，但我立刻猜到他是誰，不過總還捉摸不透，他在這些日子裏，差不多和我並排地住着，竟會住得這樣的輕靜，使我至今一點也沒有聽出來。

他看到了我，動也沒有動一下，但凝聚而且沈默地瞧着我，和我瞧他一樣，區別是我瞧的時候露出無限的驚異，而他卻毫不驚異。相反地，他在這沈默的五秒或十秒鐘的時候，似乎把整個的我審看到了最後的點線以後，突然微笑了，笑聲雖然很快地過去，但是它的光明、快樂的痕跡卻留在他的臉上，而主要的是留在蔚藍的、發耀的眼睛裏——由於衰老，眼臉是垂落而且發腫的，四面被無數的小皺紋包圍着。他的這個笑聲給我的影響最深。

我覺得人笑的時候，在大多數的情形下，你瞧着他，會起始覺得討厭的。人們的笑聲裏時常會發現庸俗的，使笑者的身份降低的一點，雖然笑者自己幾乎永遠對於他所引起的印象毫無所知。他的不知道正好比一般人們不知道他們睡覺時，他們的臉是怎樣的。有些睡覺的人，他的臉在夢中也是聰明的，另一些人，甚至是聰明的人夢中的臉會成爲很愚蠢的，因此是可笑的。我不知道，爲什麼會發生這種情形：我不過想說笑者正和睡者一樣，多半一點也不知道自己的臉。有極多的人們完全不會笑。其實也無所謂會不會：這是一種天才，造不出來的。你可以造出來，除非把自己改造，使自己向好的方面發展，戰勝自己的性格中惡劣的本能：那時候這種人的笑大概會變好的。有些人借着笑把自己完全顯露出來，使你忽然弄明白了他的底細。甚至是無疑地聰明的笑有時也會可憎的。笑最先需要誠懇，但是人們的誠懇哪裏可以找到呢？笑需要無惡意，但是人們時常惡毒地笑着。誠懇的，無惡意的笑就是快樂，在我們的時代，人們的快樂在什

麼地方，人們會不會快樂呢？（關於我們的時代裏的快樂——是魏爾西洛夫的見解，我記在心裏的。）人的快樂是最能把人從頭到腳顯露出來的一種性質。有些人的性格你許久摸不清楚，但是祇要這人很誠懇地大笑一下，他的整個性格忽然瞭如指掌了。惟獨具有極高尚的，極幸福的人，是會無含蓄地，那就是無從抗拒地，善良地行樂的。我並不指着他的智識上的發展，卻指着性格，指着人的整體。所以如果你要看清這個人，知道他的靈魂，那末不必研究他如何沈默，或如何說話，或如何哭泣，或甚至如何被極正直的觀念所煩擾，你卻要在他笑的時候好生看他一下。這人笑得好——就是好人。你應該注意一切的色彩：例如說，必須使人的笑在無論怎樣的情形裏不顯得愚蠢，任憑他怎樣快樂，而且誠懇。你祇要在笑裏稍為看出一點點愚蠢的性質，這個人的聰明一定極為有限，雖然他儘從事於把各種觀念散播出來。如果他的笑並不愚蠢，但是他本身在大笑以後起始忽然爲了甚麼原因在你看來是可笑的，即使甚至有一點點可笑——那末你須知道此人並沒有真正的，自我的尊嚴，至少不完全有。或者如果這個笑雖然並不勉強，但是爲了什麼原因覺得是庸俗的，那末你須知道那人的天性是庸俗的，你以前在他身上看出來的一切正直，高尚的東西不是存心虛飾，便是無意識地襲用而來的，這個人以後一定變壞，會從事「有利益的事，情」而將正直的理想無憐憫地加以拋棄，視作青年時代的過錯與迷戀。

這套關於笑的冗長的議論我有意寫在這裏，甚至犧牲了故事的進行，因爲我認爲這是我從生命裏取得的最正經的一個結論。我尤其要把這介紹給那些做未婚妻的女郎們，她們已經準備嫁給一個被選擇的人，但還在帶着凝思與不信任想弄明白這個人，沒有取得最後的決定。她們不必取笑一個可憐的少

年，爲了他竟會發出那一套教訓的話語，干涉到自己一竅也不通的婚姻問題上去。但是我單祇明白，笑是最忠實的靈魂的試驗。你瞧嬰孩：有些小孩們會發出極完善的笑——因此他們是可愛的。好哭的嬰孩在我看來非常討厭，至於發笑而且快樂的嬰孩，那是天堂裏的光明，那是從未來的境界裏來的啓示，在那境界裏人將變爲純潔而且天真，和小孩一般。就在那老人的剎那間的笑裏閃過了一點嬰孩的，嫵媚到不可思議的東西。我立刻走到他面前去了。

### 三

「坐下，坐在這裏，腿還站不動罷，」——他歡欣地邀請我，對我指出自己身旁的那個位置，用同樣的發光的眼神繼續看望我的臉。我坐在他旁邊，說道：

「我認識您，您是瑪加爾·伊凡諾維奇。」

「是的。你起牀了，那好極了。你是青年人，你好。老人走向墳墓，青年該生活下去。」

「您有病麼？」

「有病，腿最壞。腿還能走到門限那裏，但是一坐下來，就腫了。我這是從上星期四起始的，在寒暑表停止以後，（按即結凍以後。）我以前儘搽些油膏；前年李赫登大夫，葉特蒙特·卡爾雷奇，在莫斯科開的方子，那油膏有用，很有用；但是現在完全沒有用了。胸脯也痛起來。從昨天起背也痛，像狗咬了似的……夜裏睡不著覺。」

「怎麼完全聽不見您的聲音？」——我插上去說。他看着我，同時似乎思索着什麼。

「你不要吵醒你的母親。」——他補充地說，似乎忽然憶起了什麼似的。——「她整夜在旁邊張羅着，祇是聽不見她的聲音，好像蒼蠅一樣。現在我知道，她已經躺下了。老人生病是真苦呀。」——他歎了一口氣。——「靈魂好像是什麼都要抓牢的，儘抓住不肯放手，儘歡迎塵世的一切，即使再重新起始活一輩子，大概靈魂是不會懼怕的，雖然這樣的意念也許是有罪的。」

「爲什麼有罪的？」

「這意念是一種幻想，而老人應該莊嚴地死去。假使帶着怨訴和不滿迎接死亡，那末它便是大罪。但假使他由於精神的快樂而愛生命，我爲上帝會有恕的，會有恕一個老人的人。人很難知道，什麼有罪，什麼沒有罪：這裏有超過人類智慧以上的祕密。老人應該在任何時候感覺知足，在絢爛的智慧中忻悅地，莊嚴地死去，在吞飽了過去的一些日子以後，透出最後一小時的呼吸，像麥穗之就捆束似的，快快樂樂地就死，因爲已經完成了自己的祕密。」

「您儘講着『祕密』，『完成自己的祕密』是什麼意思？」——我問，向門外看了一眼。我很高興，祇有我們兩人在那裏，而周圍是不惶亂的靜寂。太陽的斜光鮮豔地照在窗上。他說得有點浮誇而且不準確，但是很誠懇，帶着一種強烈的興奮，好像真是歡迎我進屋來似的。但是我在他身上無疑地看出了熾熱的狀態，甚至是極強烈的。我也有病，我也發着瘧熱，從我走到他屋內去的那個時候起。

「祕密是甚麼？一切都是祕密，朋友，在一切上面全有上帝的祕密。每株樹上，每根草裏全包含着那個

秘密。小鳥兒啼唱，星兒在黑夜裏閃光，——全是一樣的秘密，相同的秘密。最大的秘密就在於人的靈魂在  
那個世界上期待着的是什麼。就是這樣的朋友！」

「我不知道您的話具有什麼意義……我自然並不是逗您，您要相信，我是信仰上帝的，但是所有這些秘密早已被智慧發現，即使尚未發現，也許在最短的時期內一定會發現的。植物學家完全知道，樹木如何生長，生物學家和解剖學家甚至知道鳥為什麼啼唱，或者很快地會知道的，至於說到星兒，不但已被數得清清楚楚，就是它們的一切行動也已計算得十分準確，因此可以預言到，甚至在二千年前就預言到，一分鐘也不差，某一顆彗星將在何時出現……現在連極遙遠的羣星的組合也知道了。你把顯微鏡取來，這是一塊放大的玻璃可以把物件放大一百萬倍，——把一滴水放在鏡子前面細看，你可以看到裏面有整個新的世界，活生物的整個生命，然而這也是秘密，而竟被發現了。」

「我已經聽見過這種話，從人們的嘴裏屢次聽見過了。無論怎麼說，這是偉大的，榮耀的事業，一切都順着上帝的意志交付給人，上帝不是白白地把生命的呼吸吹到他身上去，且說着『生活下去，認識一切』的呀。」

「這是普通的說法。但您不是科學的敵人，不是牧師麼？我不知道，您明白不明白……」

「不，我從小也讀過科學，雖然自己不聰明，但是並不抱怨，我雖然得不到，但是別人會得到的。這樣也許更好，因為每人有每人的個性。親愛的朋友，學問並非對每人都有用處。大家全是不克制的，大家全想做出驚天動地的舉動，我也許比任何人都利害，假使我有聰明的心思。現在我既然極不聰明，怎麼能够自行

誇耀，在我自己還什麼也不知道的時候，你年輕，腦筋敏銳，你的命運既然如此，你就學下去罷。你應該認識一切，在遇到無神派或無禮的人的時候，你能够在他面前答覆出來，不致使他把粗暴的言語向你身上亂拋，攪亂你的成熟的意思。至於那塊玻璃我不久還看見過的。」

他透了一口氣，歎息了一下。我上他屋內來的一層根本給予他極度的愉快。想說話的渴念是病態的。此外，我說他有時甚至看着我，露出一種不尋常的愛情，是根本不會弄錯的：他和藹地把手掌放在我的手上，撫摸我的肩膀……但是有的時候應該說老實話，他似乎完全忘記我，好像獨自坐在那裏，雖然繼續熱切地說話，但似乎向空中說話一般。

「朋友」——他繼續說——「在格娜吉也瓦隱居者的房舍內有一個極聰明的人。他出身望族，官居中尉，有許多財產。他活在世上，不願娶妻室；已有十年離世獨處，愛過靜謐的，無聲無臭的，隱居的生活，使自我的情感不爲塵世的忙亂所煩擾。他遵守修道院中的一切規章，但不願剃度。他擁有極多的書籍，我還沒有看見過任何人家裏有這許多書籍——他自己對我說他的書籍值八千盧布。他名叫彼得·瓦列里央南奇。他在不同的時候教我許多事情，我極愛聽他的話。我有一次對他說：『您既具有如此偉大的智慧，十年來住在修道院內苦修，將自己的意志完全割斷——您何以不接受剃度禮，使得您更加完善些？』他對我說：『老人，你說起我的智慧，但是也許是我的智慧把我降服，而不是我使它沈靜的。何必討論我的苦修？也許我早已喪失了衡量。更不必講割斷我的意志的話。我可以立刻捨棄我的金錢，把官爵拋扔，把我的騎兵隊的官銜立刻擯在棹上，但是始終不能離開這煙斗裏的煙葉，已經有十年來想戒也戒不掉。這樣我會

成爲什麼樣的僧士，而我的意志的割棄又有什麼可頌揚的？」我當時對於他這種馴順的樣子深爲驚異。去年聖彼得祭日，我又上這隱士的地方去——主引我去的——我看見他的修道室內有這末一樣東西，——就是顯微鏡，——化極大的價錢從國外訂購來的。他說：「你等一等，老人，我給你看一樁奇怪的事情，因爲你還從來沒有看見過它。你瞧這滴水，像眼淚似的清澈，你現在瞧一瞧裏面有些什麼，你可以看出那些技師很快地把所有上帝的祕密全發見了，不會給我們留下一點點的。」——他簡直就這樣說，我記得的。這種顯微鏡我在三十五年前已在阿歷山大·佛拉地米洛維奇·馬爾格羅夫那裏看見過。他是我的舊主人，安得烈·彼得洛維奇的舅父，我們那塊田產就在他死後移轉給安得烈·彼得洛維奇的。他是一位威嚴的老爺，大將軍，蓄養一羣狩獵用的狗，我在他手底下充當了多年的狗師。他當時把這顯微鏡放好了，也是從外國帶來的，吩咐全體奴僕，無論男女，挨次走過來看，把臭蟲，白虱，針尖，頭髮，甚至一滴水都放在鏡子下面看。真是有趣極了！他們全怕走過來，可是也怕主人，——因爲他的火性太大。有些人不會看，眯細着眼睛，一點也看不見；另一些人又怕又喊，頭目薩文·瑪加洛夫竟用雙手把眼睛掩住，喊道：「無論您把我怎樣處置，——我不看！」當時發出了許多的嘲笑。然而我沒有對彼得·瓦列里安直說，我在以前，三十五年以前，就看見過這個奇蹟，因爲我看見人家用極大的愉快給我看，也就起始露出驚異和駭怕的樣子。他給我一個時間，問我道：「怎麼樣，老頭兒，現在你說什麼？」我點着頭，對他說：「主說：有光明，就有了光明，但是他忽然對我說：『但是有沒有黑暗呢？』他很奇怪地說出這句話，甚至笑也不笑。我當時覺得很奇怪，但是他甚至似乎生了氣，不響了。」

「那不過是您的彼得。瓦列里央南奇在修道院裏喫着蜜飯，叩頭跪拜，不信仰上帝了，您恰巧碰到了那個時候——也就是如此。」——我說。——「再說，這人是極可笑的：他以前一定有十次看見過顯微鏡，那末何必在第十一次上發瘋呢？那是一種神經質的印象力……在修道院裏養成的。」

「他是一個純潔的，極聰明的人。」——老人鄭重地說。——「還不是無神派。他這人有極深的智慧，和不安的心。這類的人現在很多，全是貴族和學術界出身。我還要說，這人在自己懲罰自己。但是你可以從他們身邊繞過去，不要惹惱他們，在夜裏睡覺之前祈禱時提起他們，因為這班人尋覓上帝。你睡覺之前祈禱麼？」

「不，我認爲這是空虛的儀節。我應該老實告訴您，我很喜歡您的彼得。瓦列里央南奇；至少不是乾草，卻總是一個人，有點像一個人，這人我們兩個都很接近，我們兩人都認識他。」

老人祇注意到我的回答的第一句：

「你不祈禱是不應該的；祈禱是很好的，心裏會顯得快樂些，在睡覺之前，早晨起身以後，夜裏醒轉來的時候。夏天，七月裏，我們忙着上博哥洛特司基修道院趕節。越走近那個地方，人越聚得多，幾乎有二百人，大家全忙着吻兩位偉大的奇蹟創造者安尼基和格利哥利的聖骸。我們在田野裏歇宿，我在清早以前醒來，大家還睡着，連太陽都還沒有從樹林裏窺視。我仰着頭，眼神向周圍掃射了一下，歎了一口氣。到處是說不盡的美！一切靜寂，空氣是輕鬆的；小草生長着——生長罷，上帝的小草，小鳥鳴唱着——鳴唱罷，上帝的小鳥，嬰孩在一個女人手裏啼哭——願主和你同在，小人兒，長大起來享受幸福罷，小孩！我當時好像一生